

藏彝走廊多民族互嵌地区语言景观研究

尔古五支

西南民族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四川成都, 610225;

摘要: 藏彝走廊作为典型的多民族互嵌地区, 其语言景观承载着多元文化互动与身份认同建构的重要功能。本文以康定市木雅村、玉树市团结村、凉山州喜德彝汉多民族互嵌村落为研究场域, 运用场所符号学理论与三维分析框架, 通过田野调查、定量统计与深度访谈, 揭示多民族互嵌地区语言景观在语码配置、政策执行、社会感知等层面的共性特征与实践困境。针对翻译规范性不足、维护管理滞后等问题。本文提出“政策规制—技术赋能—社区参与”三维动态治理模型, 为民族地区语言景观优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提供微观实践路径, 助力构建和谐语言生态。

关键词: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藏彝走廊; 多民族互嵌; 语言景观; 符号治理

DOI: 10.64216/3080-1516.26.03.037

引言

藏彝走廊是汉藏文化交融的前沿地带, 聚居着藏族、彝族等多个民族, 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而语言景观作为公共空间中可见的语言符号系统, 既是国家语言政策的物质载体, 也是民族文化协商的空间镜像, 其语码选择、排列方式与符号表征直接影响着多民族群体的身份认同与交往实践, 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显性符号”, 但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等发展, 藏彝走廊语言景观面临着“标准化与差异化”的张力, 需从铸牢共同体意识的视角重构其符号治理逻辑。

1 藏彝走廊多民族互嵌地区语言景观的典型样态

1.1 实体维度: 语码配置的空间分异

(1) 康定木雅村: “官方多语化—私人汉语化”的二元结构

实体维度, 即可观察到能用媒介记录的标牌语言文字实际使用和分布情况, 主要考察甲根坝镇语言景观文字使用分布情况, 调研区域呈现出单语、双语和三语的, 表现为三种语言种类, 包括汉、藏汉双语、藏汉英, 不同语种标识数量。

甲根坝镇景观呈现出多种语言组合形式, 不同标牌类型的语言使用存在差异, 具体现状如下:

私人招牌: 语言使用以单一汉语为主, 占比达62.07%, 说明汉语在私人经营场景中使用普遍。汉+藏的招牌占比34.48%, 反映出甲根坝镇藏族文化元素

在私人领域也有一定体现。汉+英招牌占比仅3.45%, 英语在私人招牌中的应用较少。

官方招牌: 汉+藏+英组合的招牌占比最多, 达93.75%, 体现官方对多元文化交流的重视, 兼顾了甲根坝镇藏族文化以及国际交流需求。汉+藏、汉+英招牌占比均为3.13%, 相对较少。

提示牌、路标: 汉+藏的提示牌、路标占比最大, 为67%, 能满足当地居民主要是汉族和藏族的出行需求。汉+英占比27%, 汉+藏+英占比7%, 说明在公共指引场景中, 主要还是以服务当地居民的语言为主, 英语作为补充。

(2) 玉树团结村: “藏汉双语主导—国际符号渗透”的混合景观

25个样本中, 21个为藏汉双语(84%), 1个英汉双语(4%), 2个单一汉语(8%)。藏汉双语标牌遵循“藏文在上、汉文在下”的垂直排列, 但存在排版不统一问题, 有的仅用单一汉语, 而有的藏文翻译错误(“造型”译为“理发”, 缺失专业术语)。国际品牌(华为等)标牌多为单一汉语, 与本地文化符号形成视觉区隔, 体现商业全球化对传统语言景观的冲击。

(3) 凉山彝汉村落: “彝汉双语对称—语码功能分化”的生态格局

141个样本中, 56个彝汉双语(40%)、24个单一汉语(17%)、10个彝汉英三语(7%)。彝汉双语标牌遵循《凉山彝族自治州彝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 采用“彝文在上、汉文在下”横列排列, 字体大小相等(图1村委会标牌“勤俭致富”彝汉对照), 体现

彝族文化主体性。但私人商铺中，经营现代服务业（如图2）的汉族店主多使用单一汉语（仅标注汉字），而彝族传统民宿强调彝汉双语，形成“文化展示—实用功能”的语码分工。



图1



图2

1.2 政治维度：政策驱动下的符号权力建构

三地均通过地方条例确立了“国家通用语言为主导、少数民族语言为特色”的法律框架：

康定市：即关注决策者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如何塑造语言景观，《甘孜藏族自治州藏族语言文字条例》第二十二条自治州各级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省内外驻州单位的文件和电子公文文头、公章、牌匾、等印有单位名称的信封、信笺及以上部门和单位所制发的营业执照、居民身份证、各种奖状、等用字应当同时使用藏文、国家通用文字。

玉树市：其双语标牌管理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及《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这些法规明确要求公共场所标识需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同时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

凉山州：《凉山州语言文字工作条例》强调彝汉双语平等，规定“公共设施名称、商业标识必须同时使用彝文和汉文”，并设立彝文翻译审核机构。

政策执行呈现“官方强规范—民间弱响应”特征：官方标牌严格遵循多语配置，而私人商铺多从成本与客源考虑选择语码。这种差异反映了国家语言治理与市场逻辑的互动，前者通过符号权力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视觉秩序，后者受经济理性驱动倾向于实用主义语码选择。

1.3 体验维度：多元主体的符号感知差异

重在探究居民或语言使用者对语言景观的态度和

理解，通过访谈、及交流了解商铺业主对本民族语言景观的使用态度和居民、游客对少数民族语言景观的阅读认知。

私人招牌的商铺业主：可有可无，大多数是增进美观或者跟随当地的大部分招牌进行模仿。

官方招牌的商铺业主：多数为政府统一定制，不得不用。

当地的少数民族居民：对日常的活动有所帮助，具有一定的族群语言活力，希望有存在翻译有误等商铺招牌进行整改。

游客：基本不在乎文字内容，但招牌和标牌上出现当地少数民族文字感觉新奇以及少数民族氛围浓厚。

2 多民族互嵌地区语言景观的实践困境

2.1 翻译规范性：从“技术错误”到“文化失序”的深层影响

语义偏差：如康定，在总计66个涵盖各类场所的广告招牌样本里，存在严重的翻译失误。其中有藏语翻译出现明显错误，还有英文翻译也漏洞百出，这不仅影响当地对外交流形象，也使得外籍人士及游客在获取信息时遭遇阻碍。也反映出翻译和制作标牌部门对当地文化的了解生疏。更为突出的是，部分招牌原名已更换，然而藏文和英文翻译却依旧沿用旧称，未能及时同步更新，图3，原名为廖明蔬果店，但后来改为逸东蔬果店，藏文和英文没有整改，这种信息滞后导致招牌与实际主体脱节，实用性大打折扣。



图3



图4

术语缺失：凉山喜德幸福村图4“快宝驿站”彝语翻译“ꞨꞨ”基本义（“驻扎地”），缺失“快递”专业术语；语法生硬：康定“禁止停车”藏语直译“གཏོང་བའོ་མཐོང་བ།”（停放阻止），违背藏语禁令句式习惯；凉山某有限公司标牌将“喜德”误写“喜得”如图5，暴

露汉字规范管理漏洞。



图 5

2.2 维护管理：从“设施破损”到“治理失效”的连锁反应

实地调查发现，大多数标牌存在字迹模糊、字符脱落问题（图 7 英文“shop”缺失“s”），夜间照明仅点亮汉语，维护滞后的根源在于：责任主体模糊，旅游景区标牌破损，旅游局与城管局相互推诿；资金投入不足，难以覆盖私人标牌的更新需求；技术标准缺失等。

2.3 文化表征：从“符号拼贴”到“认同割裂”的风险累积

时空混搭命名：玉树“四千年喇家拉面·雪域臻品烧烤”将汉族史前文化符号（喇家）与藏族地理符号（雪域）强行拼接，引发“文化主体性消声”争议；（如图 6）



图 6

国际符号挤压：康定、玉树的国际品牌（如 KFC、HUAWEI）多使用单一汉语或英文，与周边藏式建筑、形成视觉冲突，被居民视为“文化入侵”；

传统符号简化：凉山彝族民宿“阿惹妞客栈”仅用彝文没有拼音，这是对民族文字的空心化，让年轻一代失去接触标准文化的机会。这种“符号失序”不仅破坏地域文化辨识度，更可能强化族群边界意识。

3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语言景观优化路径

3.1 政策规制：构建“标准 - 监管 - 激励”三位一体制度体系

(1) 制定多语翻译国家标准

由国家民委牵头，联合高校、语言机构编制《藏彝走廊多民族语言翻译规范》，建立涵盖商业、旅游、公共服务的专业术语库；开发“藏彝双语智能翻译系统”，嵌入政务平台与商业设计软件，提供实时翻译校验服务。

(2) 实施标牌分级监管机制

官方标牌：建立“设计 - 制作 - 维护”全流程备案制度，政府部门要标牌每季度自检，翻译错误纳入部门绩效考核；私人标牌：推行“文化适配性审查”，规定新注册商户需提交双语翻译方案，经审核后方可营业；特殊区域：在旅游景区、民族文化街区设立“语言景观示范区”。

3.2 技术赋能：打造“智能感知 - 动态更新 - 沉浸体验”技术平台

利用 GIS 地理信息系统与图像识别技术，对语言景观建立三维数字档案，记录位置、语码组合、破损状态等信息；开发“标牌健康度评估模型”，通过 AI 分析字体清晰度、照明亮度等参数，自动推送维护预警。新建标牌配备藏彝汉独立光源，支持远程控制；在旅游景区标牌嵌入 AR 功能，游客扫描藏文 / 彝文可查看文化解读，促进符号意义深层理解，建立“藏彝走廊语言景观大数据库”，收录典型案例、翻译规范、政策文件等资源，向公众开放查询。开发“全民监督”小程序等。

3.3 社区参与：培育“文化自觉 - 多元共治 - 情感认同”社会生态

组建由各族居民、商户、学者构成的“语言景观协商小组”；培养青少年对母语符号的情感认同。旅游导览创新：媒体宣传矩阵：利用短视频平台（抖音、快手）制作“藏彝语言景观故事”系列纪录片，展现多语标牌背后的民族团结案例。文化 IP 转化：凉山州将彝族“火把节”“毕摩文化”等符号融入商铺命名（如“火塘彝韵”餐馆），实现商业价值与文化传承的双赢。

4 结论与讨论

4.1 研究结论

藏彝走廊多民族互嵌地区的语言景观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微缩剧场”，其发展呈现“政策驱动下的语码分层 — 市场逻辑中的功能分化 — 社

会互动里的认同建构”三重特征。本文通过跨案例研究发现：实体维度：语言景观呈现“官方多语化、私人实用化”的空间分异，反映国家治理与市场选择的互动平衡；政治维度：地方条例确立了多语平等的法律框架，但存在“政策执行梯度衰减”现象，需通过“标准制定+监管创新+激励引导”提升治理效能；体验维度：多元主体对语言景观的感知差异本质上是“工具理性”与“文化认同”的博弈，需通过社区参与培育“各民族共享的符号意义空间”。

4.2 研究展望

未来可进一步拓展以下方向：引入眼动实验、情感计算等技术，量化分析语言景观对不同民族群体的认知影响；关注新媒体语言景观（如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共同体意识的塑造作用；探索“语言景观韧性”概念，研究如何通过符号治理提升多民族地区应对文化冲突的能力。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征程中，语言景观不仅是“可见的符号”，更是“可感的认同”。唯有通过制度保障、技术创新与社会协同，让每一块标牌都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纽带，才能真正实现“视觉空间的多元共生”向“心理空间的共同体凝聚”

的深层转化。

参考文献

- [1] 费孝通。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M].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
- [2] Landry R, Bourhis R Y. Linguistic landscape and ethnolinguistic vitality: An empirical study[J].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7, 16(1): 23-49.
- [3]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共服务领域藏文使用规范[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20.
- [4] 青海省人民政府。青海省双语标牌技术规范[Z]. 2021.
- [5] 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凉山彝族自治州语言文字工作条例[Z]. 2019.
- [6]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 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作者简介：尔古五支（2004.4.17-）女，彝族，四川喜德，本科，西南民族大学，研究方向：语言学，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